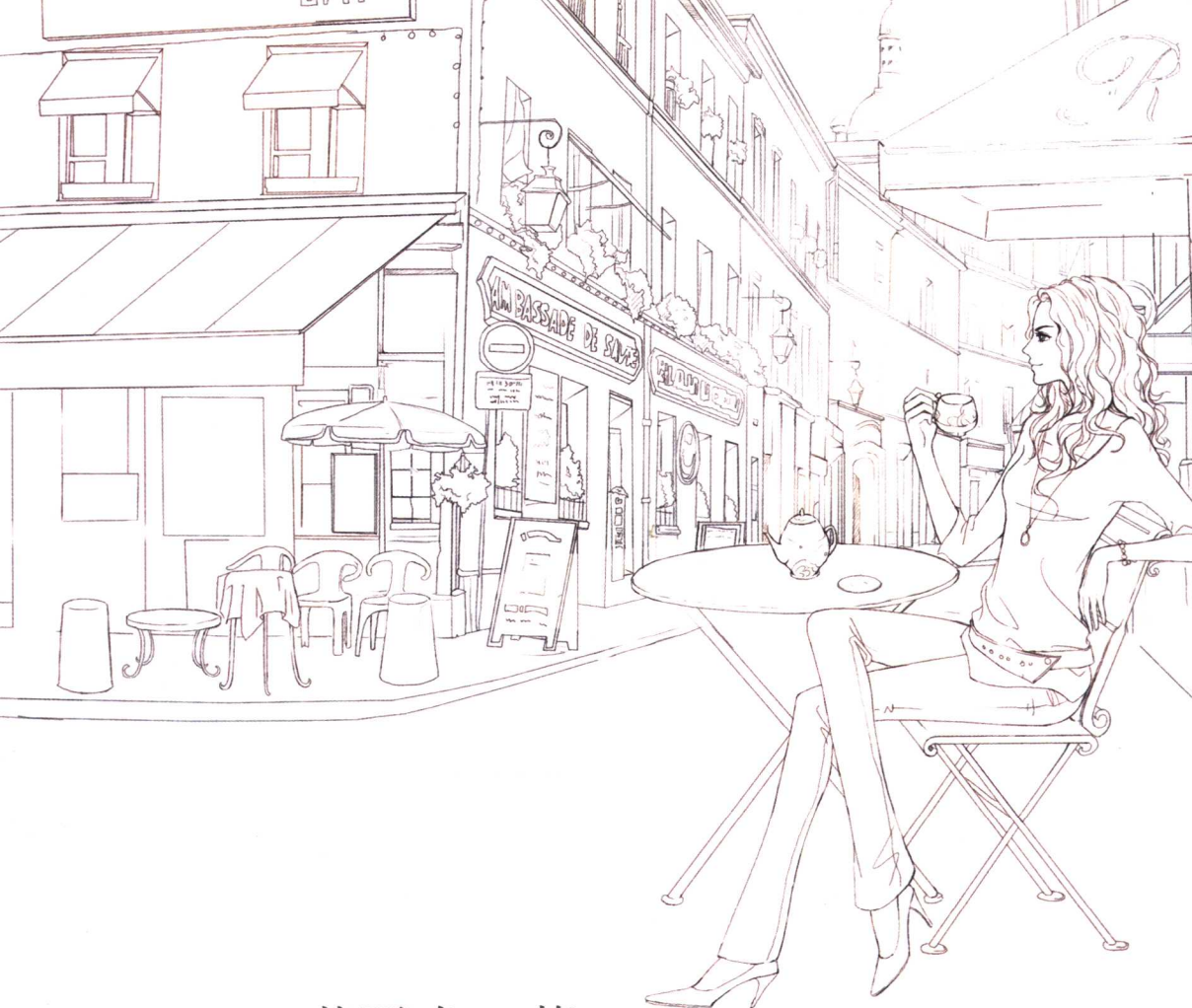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花弄晚 / 著

美女会老，才女也会老，
只有日日被孙悟空追打的白骨精和蒲松龄笔下的狐仙千年得道。

天才太美丽

高校讲师堤苏的典型生活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

花弄晚 / 著

天才太美丽

高校讲师堤苏的典型生活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才太美丽/ 花弄晚著. —北京: 当代中国出版社,
2008. 4

ISBN 978 - 7 - 80170 - 692 - 8

I. 天… II. 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8097 号

出 版 人 周五一

总 策 划 同道新文

责任编辑 宗边 雍薇

平面设计 周周设计局
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
邮政编码 100009

网 址 [http: //www. ddzg. net](http://www.ddzg.net)

邮 箱 [ddzgcb@sina. com](mailto:ddzgcb@sina.com)

编 辑 部 (010) 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

市 场 部 (010) 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

印 刷 北京颀园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16 787 × 1092 毫米

印 张 16

字 数 26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: (010) 66572159

目录

栾湓 〇〇一

很多的箭在头顶飞过，那是时光的箭，水晶碎片一样，呼啸而去。每一次低回叹息，每一次谈笑风生，便有一支绝尘而去。

沈至 一六三

爱情是只翻云覆雨的手，从此我的生活就一片沦落。我第一次尝试取悦一个女子，但却疲惫不堪。

吴由 〇四三

王子关键时刻认出灰姑娘，公主突然亲吻了青蛙，世事总是不按常理出牌，但我幻想的时光一直没来。

成媚 〇八五

也许人生诸事，就如一片米非司酮和感冒药一样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。但真正错误的根源，在于我们内心的猜忌。

宋堤苏 二〇一

过往的时光，我给了一个又一个男人梦想，多年后对自己说：我要把最美的时光留给自己。

ALEX 一二三

爱情像晚上加班吃的泡面，三分钟之内掀盖还能保持美味，一旦错过了食用时间，不仅汤凉了，连面条也无法下口。

尾声 二四九

乐溢

很多的箭在头顶飞过，那是时光的箭，水晶碎片一样，
呼啸而去。每一次低回叹息，每一次谈笑风生，便有一
支绝尘而去。

1

一个女人，年过二十八岁仍未婚待嫁，你一定以为她无趣至极。

但她拥有一米七六的身高，34C、24、36的三围，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傲人身材，再配上她骄人的容貌，完全具备参选世界小姐的资格。此外，她还能歌善舞，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。你一定会说，在这个美女成灾的年代，光一个模特大赛就不知道有多少美女像蚂蝗一样地涌出。

但她恰恰还有点智慧——是个女博士后。

智慧、才华、美貌——一个女人应该拥有和不应拥有的她都握在手心。——宋堤苏流光溢彩的人生，一天已抵过别人一世。

新的学年，经济学院宋堤苏讲师成了比本科扩招、教师加薪、住房改革、职称评定更吸引眼球的一大热点，无数人在谈论这个最年轻的女讲师。过十八岁生日时因害怕自己长大哭得天昏地暗，现在年届二十八岁却开始含苞待放。二十八岁，是《倾城之恋》里离异后回娘家的白流苏受尽兄嫂羞辱的年岁。

世间有一种幸运的人，不仅生得国色天香，还凡事天遂人愿、心想事成，一步一步，好像有人给搭梯子似的。

出身教授之家的宋堤苏，在高校成长，漂亮、聪明，从小就是光芒四射

的银河系，一路畅通无阻读完博士后。越往上走，女人越稀有，而如此美丽风华，更是人中极品。宋堤苏很多时候自我感觉良好，用无常的变幻和华丽对大家说：看啊，我过得很好。

彼时她心里一定在想，韶华正好，应乱长安蜂蝶。

第一天来办公室，妆容整齐、笑容干净，宛若国航空姐。宋堤苏夹着讲义离去后，办公室的女人们开始议论：“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连她衣服上一粒扣子都买不起。”

第一天上完课，宋堤苏笑容满面地进了办公室，后面跟着一个英俊的小男生，手里抱着硕大的一捧红玫瑰。当初她执意要找男生做助教，还美其名曰：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

宋堤苏吩咐小男生把红玫瑰分开插在办公区的各个办公桌上。跷着二郎腿的“毛衣女工”们满脸不屑：“有伤风化！”上课第一天就收到学生礼物，的确不同寻常，更何况还是一大捧红玫瑰。她当自己是谁，辣妹维多利亚？

宋堤苏像国际巨星章子怡一样抿嘴轻笑：“我这人一向很低调。”

我以好奇之心打探过她为何要重回校园。她说：“环顾泱泱中华，现如今，只有公办学校不管质量好坏，不用担心倒闭，不用担心被撤职，不会和竞争对手拼个你死我活，也不要求管教出来的学生是否学有所长。大学完全可以荣膺最佳雇主。我是被商业公司剥夺过的人，自然想要找棵大树好乘凉。”我反驳：“校长不能解雇教授的是美国，你别忘了现在的容身之地。封建社会传承两千年，官本位思想代代相传。”

周五例会，讨论本科生教学、下半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及博士答辩等事宜。掌声里成院长高调做总结：青年教师要加强科研教学水平，年轻教师尤其是女同志要为人师表。这句着意的强调像是喊了口令似的，大家眼光齐刷刷地投向宋堤苏。该女则面带微笑目视前方，一脸正经。

会上同时分配年轻老师协助辅导员一起带班。在职称与工资、住房、待遇密切相关之际，各老师恨不得给学生大脑安一道拉链，将课程全倒进去，再让他们像老牛一样躲在宿舍反刍，最后腾出空来搞科研、发论文，评上职

称外出给企业上课讲学，参加学术会议周游世界。

大家推搡着，没有人发言，宋堤苏主动举起了手——她好表现这一点始终未变，喜张扬的个性一直不改。学生时代，作为成绩最好的女生，同时又是舞蹈比赛冠军，她走上讲台答题时会被假装不经意伸出的脚绊个趔趄；她值日当天垃圾总是异常多；她从教学楼前走过会被从天而降的脏水淋成落汤鸡。

周一，下发关于课题竞标的通知，要求各教师将自己的研究方向、SCI论文目录等资料交到办公室。我叮嘱成媚尽快将院里的新老师资料通知电脑技术人员更新，并交由我过目。自从院里实行新政，要求每位老师到办公室轮流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后，每个星期我都有一天要身处她们这些“毛衣女工”中。

虽然晋升到副教授，但我对自己手中的股票像对女人一样把握不定。就像和她从小青梅竹马，十五岁有了初吻，十八岁有了初夜，二十岁她爱上别人，并以每三月一次的速度失恋，直到博士毕业，然后跑到深圳读博士后。我以为她从此跨过罗湖桥，远嫁国外淡出视线时，她又突然重新杀回校园。相识二十八年，我发现宋堤苏所思所想永远在我的意料之外。

成媚拿着宋堤苏来学校报到时的体检表唾沫横飞：“你说她为什么不在学校医院检查而跑去外面？肯定有难以启齿不可告人的东西。你想，一个这么大的年纪的女人，还没结婚，能保准没病？”

当宋堤苏在身后叫我的时候，我真希望此刻能发生一场地震。而她的嘴巴一向快过吉列刀片：“大家在关注女性健康，很好，特别是各位已婚女士，有什么经验拿来分享？不知你们拿着我的体检报告有无诊断出什么来呢？”

众人一时无语，宋堤苏又转向我：“栾教授，有兴趣转行啊？听说电台兼职讲女性生殖健康出场费挺高的，私立女子医院出诊也不错，比外出讲经济学要赚钱。”

她把讲义搁下后背上网球拍，对等在一旁的一男一女两学生说：“我们走，不然过时间场馆要多算钱的。”

宋堤苏一蹦一跳地走了，那青春的背影让我怅然，她一直就这么拉风。十四岁身高已逾一米六的宋堤苏像只骄傲的小公鸡，孤零零地坐在教室后面的男生堆里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穿黑白相间的校服，摇摇晃晃地行走着，像一只只胖企鹅。常有优秀少先队员戴着大红箍组成纠风小组，像搜查地下党的日本鬼子似的在各个教室间巡查。有一天大家都在上自习，突然听到一个女队员大喝一声：“你出来！”我们齐刷刷地回头看时，女队员的手正指向宋堤苏：“我怀疑你没穿裤子。”多年后，这个女队员去了日本，大家都叫她梅川酷子。

夏天，我们裹在厚厚的校服里成了会流汗的企鹅。温度第一次升到28度那天，下课铃一响，宋堤苏便开始脱衣服，她把黑白相间的校服脱掉，露出里面淡粉色的泡泡公主裙，然后在所有错愕，还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叹的同学面前，花蝴蝶一般飞了出去。裙角飞扬，纷扰着所有男生的思绪。

青春期的宋堤苏就像个无组织主义者，下了课站在男生自行车后座，和那些被别人骂作流氓的男生一起高唱：“我有一只小小小小鸟……”我一直以为，水性杨花是用来形容宋堤苏的，如果你看过她豆蔻年华一袭花裙裹住青春逼人的腰身，十四岁踩着单车的背影。

红颜不一定薄命，薄命的红颜都是因为她们太宠爱自己了，她们不懂得过日子不能跟演唱会似的，永远有人给你鼓掌，永远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。宋堤苏早已放言：“到了我如今的年岁，遇见了相当的男人，带着过往爱情的伤，心已起了厚茧。我一寸寸地将自己包裹起来，你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柔软的表层，永远触不到我坚硬的内核。”但如宋堤苏般艳丽无双的女子，注定不会平淡度日。

2

回到父母家，家里还是老样子，除了书就是乱七八糟的瓦片，各种陶罐将狭小的空间挤得水泄不通，平时两人要相互礼让才能通过，时时制造出一副外人看来夫妻和睦、相敬如宾的温馨场面。

临近晚上六点，这个家还看不到任何人间烟火，栾教授正在研究陶土，栾夫人则在鉴定瓦罐。打开冰箱，里面堆满小山似的面包、干菜、方便面、速冻水饺、老干妈辣酱。再看厨房，油已尽、盐已干，已有些时日未开伙。我看了看表，还来得及买菜做顿晚餐，便下楼骑车匆匆去菜场，买回了猪排骨。

当满屋芳香四溢时，栾教授和夫人孩子气地从屋里跑出来猛吸鼻子，“好香啊！”

保姆问题再次被提及，栾教授以“自己身强体壮，再添一人侍候完全是浪费劳动力”为由表示反对。我说：“中国‘二元制度’造成城镇贫富不均，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，缓解社会就业矛盾。”栾教授争辩：“让人家年纪轻轻甘于一份小保姆之职，进而失去其进取之心，着实害人不浅。”

近三十年来，我们似乎没有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达成一致。栾教授一直希望我子承父业，但我懂事时中国改革开放已多年，市场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，让我日日去荒山野岭考古，不怕被野猪吃掉我还怕找不着媳妇呢。早前，栾教授安慰我，早已与宋教授指腹为婚，个人问题能在内部解决，但这个问题宋堤苏八岁时就已明确拒绝过我：断不会嫁给时常出没于荒郊的“野人”为妻。

吃饭时，栾教授问起宋堤苏，夸耀过后自是一番叹息：“当初老宋也是，把女儿交给我们学考古多好。中国考古事业后继有人，两家还能配对成亲

家，下一代子承父业，生生不息，永续发展。”

饭后闲来无事，我躲进以前的房间，费力地从一大堆杂物中翻出宋堤苏以前的照片。我惊讶地发现，宋堤苏十六岁生日时已发育得如此丰满，春光裹不住地外泄。也是那年，我的嗓音变粗了，没事总爱在操场上拍球。两人不再来往密切，视彼此为仇敌，变本加厉地保持距离。

3

院里召开关于青年教师加强科研水平的会议，我按约定时间赶到会议室时，远远看见角落里端坐一人，头发高盘，戴着黑框眼镜，如速溶咖啡广告中的变态女主管。

开过会后，一位李老师找我，他写了一篇论文，是第一作者，成院长作为指导老师，他问合作者还应署上哪些老师的名字合适。

我斟酌过后列了一个名单，把宋堤苏也加了进去。几天后李老师将修改好的论文交给我转交给成院长审定过后，我特意打电话给某权威杂志的编辑吴由，希望他大力关照，给予指导。

他在电话里“嗯嗯哈哈”了半天。这些学术杂志由于国库的充裕和官员的高学历化，划拨大量资金给大学作课题经费，导致版面增大、供不应求、身价倍增，每月都在扩版。

论文的版面，研究生毕业答辩要买，老师评职称要买，比商品房还紧俏，个别核心期刊甚至成了“黑心期刊”。现在许多学校对教师发论文除了给予职称、学术、待遇等奖励外，还有另三级奖励，即以刊物级别和篇数为标准的“科研直接奖”、以课题级别和颁奖机构级别为标准的“学校二次奖”和经过校学术委员会评定的“优秀论文奖”，加大了对垃圾学术的经济激励。

据说收版面费在美国也有，但是在收费文章的结尾，编辑会注明本文收

了多少版面费用，并请读者们视同广告。但国人却将这些花钱买的广告视如圣旨，好像关系着身家性命。

与吴编辑奉承、客套一番后挂断电话，隔天我意外接到他的电话，他的语气少有的热情与高昂：“堤苏回来了？”话中传达的热切令我莫明其妙。堤苏？不是宋堤苏，也不是宋老师、宋讲师，而“回来了？”则透露着太过熟悉的过去。

宋堤苏生活里有太多的陌生人，如公交车同坐、飞机邂逅、旅途偶遇，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，不管相遇时间多长，认识宋堤苏之后都会患上一种妄想症，想像自己获得她的芳心。其实，有时她盯着你看，不过因为她没戴隐形眼镜。

我说：“是，她现在是学校教经济学原理的讲师。”电话那头长舒了一口气：“终于还是回来了。”

4

一年一度的经济学年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，院长走不开，按惯例，一般是由我和一名博导再带几位研究生出席，但宋堤苏要求不记名投票表决参会人员，二十五张票，二十三张投给我，两张投给宋堤苏。宋堤苏的两张票，一张是我投的，一张是她自己投的，于是我和宋堤苏一起参加。

正在翻看会议论文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叫她的名字，回过头，一个个子小小的男人，像颗子弹一样飞到我们面前。

宋堤苏定了定神后居然上前和他拥抱。两人寒暄一番，宋堤苏把此人介绍给我。在数十秒钟之内，我无法把手握我们论文生杀予夺大权的著名学术期刊编辑，与眼前这个五短身材的中年男人联系起来。

我唯一可以确信的是，这个男人，他见到宋堤苏后，脸孔的每个细胞都

闪烁着无限的生机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哪个男人又能做到在宋堤苏面前镇定自若？

我来不及利用这机会和吴由探讨学术发展方向、论文审稿要求或具体修改意见，他只对宋堤苏这两年的境遇表示出极度关切，女人的境遇不外乎情感、婚姻，宋堤苏一一作答：“蹉跎到这岁数，成了嫁不出去的女光棍。”该男居然大拍马屁：“怕是排队的人太多，连插队都没机会。”这实在是场乏味至极的谈话，我无法明白的是宋堤苏的态度，她居然非常热衷于与吴由交谈，好似遭遇囚徒困境而极力抓紧一根救命稻草的女人。

此次会议，成院长获了奖，我作为年轻学者登台亮相曝了光，其他教师发了论文。这场看似皆大欢喜的事情，我却觉得有些索然无味。

远道而来参加中国经济学界年度盛会的哥伦比亚大学 HND 教授受邀到我们学院演讲，吃过饭后回到院里准备下午的研讨会，却发现早就通知办公室准备迎接的事项中，到现在连欢迎条幅都没弄好。

院长千金、我的“宝贝夫人”成媚弄错时间，以为是下周，也未通知相关参会人员。碰巧又是周末，大部分老师都不在学校。

和成媚这样的人共事，你会发现，聪明的人总是相似，不聪明的人各有各的蠢法。

从办公室找出红布和墨水，宋堤苏挥笔一气呵成写就一个条幅，引来惊叹声一片，此外，宋堤苏还电话找来不少学生，避免了冷场。

不惜重金从外国邀请知名学者、专家来演讲、做报告，付给高额的报告费、演讲费，然后请别人在写好的稿件上署自己的名字。一场双方各取所需的演讲按部就班地举行。

演讲会上，再次遇见吴由，他陪着宋堤苏坐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着演讲。

我趁机约他吃一场早该发生的晚餐，他叫上宋堤苏作陪。席间三个人聊起过去，我才恍然得知，他就是以前一直跟在宋堤苏后面气鼓鼓的男生。

“我那时经常去接她，可惜一直没机会认识你。”我先声夺人。“的确很

遗憾，那时认识堤苏的人基本都熟悉我。”他不甘示弱。“人总把自己想像得比实际重要。”我俩唇枪舌剑，宋堤苏旁若无人地吃着冰淇淋。

“我那时家里穷，要靠卖袜子补贴生活，堤苏经常帮我一起卖。”吴由不动声色地搅动杯中咖啡。宋堤苏拍拍我，“记得那时我给了你不少袜子，你还帮忙卖过，质量不错吧？”那时宋堤苏是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，说是帮贫资困，我利用自己的关系，让篮球队的哥们发动他们的红粉军团牺牲色相卖袜子。那时候我白天黑夜除了写论文就是卖袜子，最后实在卖不动，自己掏腰包全部买下，现在还在穿。原来宋堤苏的帮扶对象竟是眼前之人，可怜我青春大好时光！

好不容易等饭吃完，我和吴由两个人为结账扭成一团，宋堤苏早已麻利地掏出信用卡买完了单。我让她把发票给我，宋堤苏马上回应：“到时可以写上‘尿不湿’入课题账，作课题经费支出？”

看着吴由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我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天色已晚，吴编辑早点回家吧！”“我看你也该回了，不过这么早劫匪还没有出动，回家后没借口。”宋堤苏冷笑着对我说。

回到家，刚打开门，不知从哪里飞过来一件不明物体，砸在我头上，接着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。

披头散发的成媚冲出来抓住我拼命厮打，“姓栾的，我跟你没完！”

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，我推开成媚跑到卫生间一看，地上一大堆灰烬，旁边是我装东西的盒子。

我刹那明白过来，冲出去大喊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疯啦！”

成媚从地上跳起来扇了我一个耳光，“臭男人，你给我滚！你们还要不要脸？”她边说边把一些东西撕成碎片，扔了一地，我上去制止她，她又跳又骂：“姓栾的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到现在还忘不了那个狐狸精。我跟你们没完！你滚！”遇路则进，遇险则避。我已总结出一套家庭实战经验。我第一次顺从她意，对她的命令快速执行，走了。

风吹来，刺骨的冷，女人对男人的误解就像空气无处不在。我不想让父母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但偌大的校园难觅藏身之地，我孤零零地游荡着。

和成媚结婚，实属被逼无奈。距她妈介绍我们认识不过才三个月的时间，我在她家被灌醉酒，下个月她拿着怀孕报告单找我，虽然我对自己酒后一标中的的能力产生怀疑，但我知道这样的怀疑只能烂在肚子里。

于是，我匆忙带她去见了栾教授夫妇，并告知我们即将结婚。对于这个第一次见面就成为儿媳妇的女子，栾教授依然充满希望，按照惯例问她有无兴趣读考古，成媚答曰：“我爸是经济学院院长，我高中毕业后就在学校工作了，我对读书没兴趣。”

结婚两年，成媚每年去一次婆家，加上第一次见面，到现在总共三次。结婚很长时间后我明白了，并不只是女人在乎所遇非人，男人也是。我们订婚后，婚礼还未举行，成媚就告知，她并未怀孕，不过是虚惊一场。虽然我是怀疑论者，但不至于不相信一家甲级医院连女性妊娠结果都会检查错误。造假之风盛行，更何况成媚还有个在医院上班的妈，怀孕与否不过像翻手掌般容易。

“自己没有私心吗？没有其他想法吗？你和成媚一个心怀鬼胎，一个顺水推舟，最后不过是皆大欢喜。你现在得了便宜还卖乖。”耳边似乎传来宋堤苏的诘问。她洞若观火，一眼看穿我的心事。

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，非理性行为会导致损失，而任性总体来说属于非理性，这样的行为，成媚一天会发生好几次。

关于我如今的处境，柏拉图应是最为明了。当他想选择爱情时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让他到麦田里摘棵最大、最金黄的麦穗。因为总觉得前面的最好，所以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。于是当他走入一片森林想选择最大、最茂盛、最适合的树时，由于有了上次的教训，他最后只带回了一棵普通至极的树，因为他害怕错过了，最后又什么也带不回来。苏格拉底说，这就是婚姻。

我正在校园里慨叹柏拉图与我之不幸时，手机响起，是家里的电话号码，犹豫片刻，我摁了“接听”，是院长夫人的声音：“小栾，你一个大男人

搞不好家庭内部团结，犯了错误，倒自个儿先离家出走。你演的是哪一出啊？”

我最害怕这种上纲上线，院长夫人习惯于将常规问题思想化，家庭问题激烈化。

我想成院长后来对我的提携重用，不仅仅因为我是他女婿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是盟友，共同面对一对性格相似、脾气相同的母女。

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我调转步子往那个有成媚、成夫人的方向走去，一路上俯首低眉，演示一番极度痛苦的表情，我决定无论面对什么，都采取“嗯”、“啊”二字应对，即无论提出何种批评一律以“嗯”答之；一切罪名则以“啊？”反问之。

想好对策，打定主意，我深呼吸，推开门，第一眼赫然看见在座的宋堤苏！

5

有那么几秒钟，我站在门口天旋地转，好不容易稳住神，观察房中诸人都稍显正常，我看到宋堤苏面前还有一杯水，成媚则两眼像寿桃。

成夫人先开口：“小栾，你的老同学专程来看你。”“是啊，你们结婚后一直都没机会，我回来后也没时间，今天刚好到东边来看父亲的朋友，所以顺便来看看。没想到成院长和夫人也在，打扰你们家庭团聚了。”宋堤苏面不改色。“你这是哪里话，这种温馨的家庭不是家家都有，所以你多看看也无妨。”成夫人绵里藏针。

“听说你是唐玉清的女儿？”成夫人发问。得到宋堤苏的肯定后，她又说：“你可真像你死去的妈。”气氛一时凝结，“我是说你们长得真像。当年你妈在咱学校可是个风云人物，人长得漂亮，又是大教授。”她狠狠刮了她